



红薯

■胡玉华

前不久,与妻携儿孙回老家看望父母,午饭时,四世同堂围坐在摆着美味佳肴的圆桌周围边吃边聊,其乐融融。吃饭间,我发现虽有一桌子美味,父亲仍然只对蒸红薯情有独钟,吃得津津有味。看到我的目光,父亲边吃边说:“虽然现在生活富足了,但还是喜欢红薯的味道”。父亲质朴的话语,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。

过去的岁月,红薯对于世代生活在豫东广袤平原上的周口人来说,可谓是至宝,一度还是百姓餐桌上的“宠儿”。人们总是变着花样吃红薯,像红薯汤、红薯馍、蒸红薯叶等,百姓餐桌上几乎顿顿都有。

周口是个农业大市,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,主要种植有小麦、玉米、大豆、红薯等农作物,而红薯以其产量高、品质好、易管理等优点,深受广大农民青睐,被大面积广泛种植。

早在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实行计划经济,物资供给紧俏,买什么都要凭票,但红薯拿到集市上销售,交易时则不受限制。

想起那时候的红薯真是格外便宜,一元钱能买三、四十斤红薯,而且是上好的红薯,可以装满一大箩头。红薯有红心和白心之分,百姓对口感好的白心红薯青睐有加,更称其的美味赛过板栗。

红薯收获的时节,也是村里最为繁忙的时间,虽然很累,但村民都心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,脸上总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

丰收后的农民,会先拿出一部分红薯销售,一部分刮成红薯片,留存一些慢慢食用。村民对红薯的贮存千篇一律采纳祖辈沿袭下来的实用方法——窖藏。他们会在自家院内挖个深不及二米的地窖,地窖是圆口形状,为上小下阔,呈罗汉肚状,存取十分方便,而且又能长久保鲜如初。

农闲时节,趁着晴朗的天气,家家户户会把一部分红薯加工成红薯片。这时低矮的农舍房顶,田间地头,刚犁过尚未播种的耕地……举目皆是大片大片晾晒的红薯片,蔚为壮观。在明媚的阳光下,红薯片会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。

那年月,农民收获红薯借助的是抓钩、铁揪之类的原始农具,不会彻底把红薯收完,遗漏一些实属难免,烂在地里又十分可惜。基于此,城里的一些闲散人员组成的捡漏大军应运而生。他们带上工具,浩浩荡荡向乡村进发,农民也默许此行为。勤快又运气好的,通过几个小时的劳作,大都会意外收获几十斤红薯。

当年,我一家人都喜爱吃红薯,而首屈一指者为祖父,家里存放的红薯尚未吃完,看到品相高的红薯,祖父又会买一些回来,为此事祖母没少嗔怪他。祖母的本意决非阻挠干涉祖父买红薯,而是要等红薯吃完或接近吃完时再购买不迟。

我清楚记得,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,祖母把祖父刚买回家的几十斤红薯一个不落地扔到院中央,遍地皆是,颇为困窘。如此这般,祖父仍然坦然笑对,买红薯的念头丝毫未收敛,依然是我行我素,祖母也无可奈何,只好听之任之,所以,小时候我家从未缺过红薯吃。

前些年,勤劳善良的祖父以九十岁高龄辞世,无疾而终。听村里人讲,祖父的长寿与喜食红薯不无关系。

祖母的娘家就在东边附近乡村,常被家人惯称为东乡的,相距我家有十里左右。祖母的两个胞弟,我称为二舅爷、三舅爷,他们时常拉着架子车,带上几十斤红薯,隔些日子就交替往我家送。一般都是上午到,吃过午饭,姐弟俩会唠再往家赶。二位舅爷长相相似,高高的个子,大大的眼睛,身材消瘦。来送红薯时,他们头上经常系个粗布头巾,上身着对襟粗布黑褂子,纽扣为摆设,衣服常常对折,腰间扎个粗布袋子,典型朴实的北方农民装扮。

母亲的娘家也是市区南面不远乡下的。每逢过节或平时走动,舅舅只要在家,当我起身要辞别时,舅舅就会吩咐家人:“谁下红薯窖,拾些红薯让外甥带回去”。印象深刻的是,舅舅每次都会千叮咛万嘱咐,一再强调喝过酒的人不能下红薯窖,因为红薯“闻”到酒味很快就会坏。舅舅在市里教育部门工作,在家的权威不容置疑,这当口总会有未饮酒者乐意为之。

如今,仍然健在即将跨入百岁门槛,成为世纪老人的舅舅幸福地在郊外老家安度晚年。

过往的岁月,红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举足轻重,作用不容小觑,扮演的是重要角色。人们蒸着吃、煮着吃、烤着吃、炸着吃,百吃不厌,终极目的,只是为了辅助主食充饥,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,都会深有感触。

现如今,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四十多年,人们的生活水平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今非昔比,如今人们食用红薯只是作为饮食结构和口味的调节,以及养生之需要,真是可喜可贺。

“蚊”战

■尚纯江

入了秋,蚊子愈发多了。做晚饭时,裸露的腿和胳膊被蚊子叮了几口。叮咬的地方,又红又肿又痒。用手抓挠了几把,更痒痒了,便涂上风油精。过了好一阵儿,令人心烦躁的奇痒方才消失。

夜里,我刚刚进入梦乡,又被一阵奇痒弄醒了。我知道,我又被蚊子“攻击”了,索性起床,在屋里翻来覆去找了几遍也没找到,可刚躺下,蚊子又在耳边“唱”起了曲儿,我索性把电蚊香点起,把灭蚊灯亮起。效果不错,仅一会儿功夫,蚊子“嗡嗡”的响声消失了。

自入夏那天起,我与蚊子之间的“战争”就没有停止过。夏秋交替之季,“战争”更是频繁。

蚊子虽小,但资格却比人类老。早在1.7亿年前的侏罗纪,蚊子就在天地间繁衍生息,除南极洲外,各大陆皆有分布,几乎所有人都被蚊子叮咬过。倘若蚊子的叮咬仅仅是扰人清梦倒也罢了,可恶的是它还传染疾病。

在人类历史上,因蚊虫传播疾病致死的人数,远远超过死于战争的人数。

在蚊子中,雌蚊最为强悍。雄蚊“吃素”,雌蚊却要“开荤”,且“口味”很重。那些体温高、爱出汗的人,常常会成为蚊子袭击的重点目标。我爱出汗,自然成了蚊子袭击的重点目标。由于蚊子不断骚扰,我身上常常伤痕累累。我买了电蚊香、灭蚊药、灭蚊灯,多方施策,主动出击,想了很多办法,才把蚊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,身上的红疙瘩才少了许多。

记忆中,在农村老家,夏秋之夜在大柳树下纳凉,蚊子最是猖獗,总是围着人们打转,“嗡嗡”唱着歌,不停地骚扰,玩着“敌进我退、敌退我扰”的把戏。一个不注意,就被它叮咬几口。它悄悄叮在你的身上,吃你的肉,吸你的血。等你感到痒时,已经晚了,它已喝饱了血,唱着歌神气地飞走了。

那时,院子里有积肥的粪坑子,有露天厕所,这些都是滋生蚊蝇的地方。一到黄昏,蚊子成群结队,漫天飞舞。那时,没有灭蚊药,没有灭蚊灯,买不起蚊香,更买不起蚊帐。到了晚上,母亲会点燃一堆麦糠。点燃了,再压灭,不让燃起火苗,让一堆麦糠慢慢燃烧。这时的麦糠会有一股呛人的浓烟,浓浓的烟雾在屋里弥漫开来,蚊子会因浓烟窒息,纷纷夺路而逃。蚊子熏跑了,晚上能睡得略微平稳些。

后来条件好了,母亲为家里每个人都买了一顶蚊帐。睡觉时,把蚊帐关了,人睡在里面,向蚊子挂起“免战牌”。蚊子在帐外“嗡嗡”唱着歌,飞来飞去,紧紧盯着蚊帐这座“堡垒”,一发现蚊帐有了缝隙,就“强攻”进去,贪婪地在我身上吸血。吸饱了血的蚊子身体沉重,再也飞不出蚊帐。起床的时候,我总会发现蚊帐上趴好几只喝饱了血的蚊子,一巴掌打过去,鲜血淋漓。“你喝我的血,我让你没命”。对蚊子,我丝毫不留情,下手又快又狠又准。

参加工作之后,我和蚊子的“战争”并没有结束,依然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蚊子的攻击。点上蚊香,

喷点灭害灵,亮起灭蚊灯,躲进蚊帐里……即使如此,也无法躲避蚊子的攻击,身上常常“伤痕累累”。五河治理之前,城内的几条河流臭气熏天,这种环境,无疑为蚊蝇们提供了“良好发展空间”。即使点上蚊香,喷点灭害灵,亮起灭蚊灯,躲进蚊帐里,也无济于事。后来,五河治理后,蚊蝇大量减少,那种铺天盖地的“敌机”不见了。但由于蚊子生命力异常顽强,即使在有空调的房间里,在清新的环境中,它仍然在我们周围顽强存活,只是现在的蚊子成了“散兵游勇”,昼伏夜出,四处骚扰,也让人防不胜防。

再后来,人们住进了高楼,房屋封闭很严,可谓是森严壁垒。但在开门关窗之际,难免会有个把“投机分子”乘虚而入,蚊子天生是死叮烂缠的无赖。入秋之后,更是又狠又赖。你刚要入睡,它就会从藏身之处飞出,寻着你的气息,“嗡嗡”地骚扰你。你若挥手驱打,它便迅即“撤离战场”。你好不容易安静下来,准备重拾旧梦,它又卷土重来,杀你个回马枪,几个回合下来,你会睡意全无。

有两首调寄《黄莺儿》的古曲,专写这蚊子的害处。其一曰:“名贱身且轻,遇炎凉,起爱憎。尖尖小口如锋刃,咬能痛人,叮能痒人。娇声夜摆迷魂阵,好无情,偷精吮血,犹自假惺惺”。其二曰:“恨煞咬人精,嘴儿尖,身子轻,生来害的是撩人病。我恰才睡醒,它百般作声,口儿到处胭脂赠。最无情,尝啖滋味,又向别人哼”。

这两首词曲,借用拟人手法,将蚊子叮人吸血、贪得无厌的本性刻画得惟妙惟肖。尽管是恼人的行径,读来却婉约含蓄,化无趣为有趣。想来不过是文人骚客们对于蚊子的无奈之举罢了。

古往今来,人类不知想出了多少对付蚊子的招数,扇子赶、蝇拍打、烟火熏、架帐子、装纱窗、喷药水、点蚊香,即便如此,也只能有限地隔离和防范,无法完全不受其害,更无法将其灭绝。

因此,我们与蚊子的战争可能要长期持续下去,人类也将与蚊子长期共存。

